

# 俞正燮生平学行述评

余敏辉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俞正燮为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思想家、考据学家。他一生家境贫寒,穷困度日,却能泰然处之;个性鲜明,为人处世,特立独行;笃好读书,虽不乐仕进,不得已参加三次科考,两次会议试名落孙山;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佣书为业,笔耕养家;勤于著述,存世《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是他的心力交瘁之作。

**关键词:**俞正燮;考据;生平;学行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006-05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为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思想家、考据学家。俞正燮性介不苟流俗,虽笔耕不辍,一生清贫而又坎坷;博学能文,而时运不济,科考屡试不中;著述等身,却大多为人作嫁,以替人编书校书为生。鉴于俞正燮从未获得一官半职,是一个地道的布衣学者,有关他的生平材料较少,因而在王立中纂辑、蔡元培参订的《俞理初先生年谱》基础上,广泛收集相关材料,对俞正燮的生平与学行作一述评。

## 一、安贫若素,高介绝俗

俞正燮虽出生于书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贫寒,其父俞献“工骈体隶事,尤熟掌故”,<sup>[1]</sup>曾先后主讲河南闻政书院,任江苏句容训导,以及安徽庐江教谕等职,薪俸并不丰厚,膝下孩子却有很多,又不幸于嘉庆六年(1801)11月离世,时年仅53。俞正燮身为长子,自27岁起就担负起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担。从此,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活路而四处奔波忙碌,过着艰苦、漂泊不定的生活,直到66岁在南京逝世。

其实,当俞正燮父亲病重之时,家中就已很拮据,有他写于嘉庆六年六月的《睡起》诗为证:“雨传秋信到,贫又故乡违。乞米书频负,于人事本非。少年尽眺

荡,何事苦长饥”。<sup>[2]</sup>其父死后,除书卷之外并无遗产,因此“依然在贫穷中挣扎”,<sup>[3]</sup>甚至有时“日食不给,不能看书”。<sup>[4]</sup>29岁的俞正燮曾这样自述:

纷纷债务如尘积,今年明年朝复夕。心烦口吃无一言,出门泥途深几尺。艰难此事仗友生,贫交无计又空行。劳劳都为钱刀贵,几时买地事躬耕?<sup>[5]</sup>

这首诗描述了他当时处于举债度日的艰难境地,虽得友人支助,生活还是极为窘迫,以至于有回归故里、农耕养家的想法。而《黟县三志》也有“先生家贫性介,缟纻之人,仅敷买书,索债者踣踞户外”的记载。不过,俞正燮“比较顺境的几年,大概只有林则徐聘他纂修《两湖通志》的时候,和主讲江宁惜阴书院的一年。修两湖志时(俞)氏年已六十三,在江宁时已在垂暮之年,也享不到几年清福了”。<sup>[6]</sup>

俞正燮自称“身无一艺名,栖栖亦所恶”,<sup>[7]</sup>但还是迫于生活压力,只得背着行李书袋,走遍大半个中国,以替人编书校书以及授徒讲学所得酬劳养家糊口,勉强度日,可见他的学问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做出来的。尽管他一生才高运蹇,科举之途又多坎坷,以至于居无定所,笔耕为生,但他对这种清贫生活并不怨天尤人,极其坦然面对,而这在他的诸多诗篇中也可见及,如“无奈穷愁同闭户,未妨高兴又涂鸦”,<sup>[8]</sup>“津梁可问新知瘁,称贷无门要讳贫”,<sup>[9]</sup>“幽寂生哀怨,

收稿日期:2009-09-30

作者简介:余敏辉(1966-),安徽黟县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

贫贱悟艰难。诗篇聊寄托，一一后代看”。<sup>[118]</sup>此外俞正燮还特别乐善好施，时常有济贫助困之举。有史料记载，他“家不中资，名公卿所赠修脯费，尽济友戚族邻之急。尝值岁除，索逋者纷至，时钱塘王荫森任黟县知县，有惠政，深于经学，适就该举人（指俞正燮）考订疑义，窥知其事，密令随丁率索逋者赴县领给，仍就灯火前讲说不辍，士林传为美谈”。<sup>[119]</sup>

俞正燮一生“闭户著书，寡交游”，<sup>[120]</sup>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不过因他是一介寒儒，诸多文稿却无力自行结集出版，只是到他59岁时，由其房师王藻商诸及门孔继勋、邱景湘、吴林光，龛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为正集，余为外集，以俟续梓。题为《癸巳类稿》，明是编之辑成于癸巳也”。<sup>[121]</sup>而另一部《癸巳存稿》15卷，则是“及《类稿》既竣，卖其书稍有余货，乃觅钞胥，为写未刻之稿”，<sup>[122]</sup>且在俞正燮逝后7年由友人张穆等捐资刻印成书。这两部书，真可谓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虽然俞正燮终其一生穷困潦倒，为谋生计而不得不以佣书为业，但为人却清高耿直，不随流俗，可谓“处有脂膏身弗润，交非声气品常清”。<sup>[123]</sup>他的好友许瀚对他就曾发出“有晋人风度，而不以书名，亦奇事也”<sup>[124]</sup>的感叹！而他的学生程绶石也说他“性高介古道照人，故常落落寡合”，<sup>[125]</sup>并记有这样一件逸闻，“果勇侯杨芳善风角壬占，与俞理初先生雅契。道光癸巳会试前，寄楹联赠之云：‘晴天悬雨笠，闲壁挂烟瓢。’似予其不售”，<sup>[126-128]</sup>后果然被言中。戴熙《习苦斋笔记》有一则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谎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sup>[126]</sup>

这段话刻画出一位特立独行、诙谐可爱的花甲老人形象。周作人对此表赞同说：

《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谈玄、夸诞、旷达、恃儒等筹书六篇，对于古人种种荒谬处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论《酷儒筹书》末云：“此东坡《志林》所谓杜默之豪，正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犍死牛内，醉饱后所发者也。”又《愚儒筹书》末云：“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读此数语，觉得《习苦斋笔记》所云：“口所谈者皆游戏语”大概非假，盖此处恢诡笔法可以为证。<sup>[129]</sup>

而这也如俞正燮的学生黄德华《感旧诗》所云：“和雍郭泰是前身，岂肯随人岂绝人。自有时为青白眼，不夷不惠性情真。”<sup>[130]</sup>俞正燮的这种孤高挺直的秉性，其实在他的一些诗作中也有反映。如《偶作》云：

饱食矜气骨，豪士偏人囊。岂赖夷齐节，黽勉慎小闲。猖狂既得罪，自下又赧颜。戚戚何能长，所丛是谤讪。桃李人所植，松柏人所攀。重深良不厌，弃置义能安。从来百丈木，不长禾黍间。<sup>[131]</sup>

又如《刘义》云：“作寿偏持谀墓金，刘生事业亦逡巡。丈夫各有难驯性，那便朱门撒野人。”<sup>[132]</sup>此诗既赞扬了刘义不畏权贵的“撒野”，又讥讽了韩愈不辨是非的“谀墓”，而这也体现了俞正燮正直不屈的学者风骨。

综观俞正燮的生平行事，正如张穆评价那样：“顾以家贫性介，知其学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编纆余润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犹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读书著书之乐也。”<sup>[133]</sup>

## 二、笃好读书，不乐仕进

俞正燮自幼至老，一生勤奋好学，同邑好友程恩泽说他“负绝人之资，笃好读书，自识字积发，素寝愤凡四五十年。”<sup>[134]</sup>

俞正燮从小聪颖好学，“性强记，经目不忘”，后“随父之官”，刻苦自励，“时方弱冠，侍养外惟以读书为事。父献学俸所入，尽给以买书”，<sup>[135]</sup>以致他的藏书处“四养斋”，积书多达7万余卷。后来他遍游全国各地，“足迹半天下”，<sup>[136]</sup>并把读书与治学合为一体，程恩泽赞誉他“其善于始也能人，其眇于终也能出”，<sup>[137]</sup>而夏寅官则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丛籍城拥，手繙繙不辍，辄辄大半成诵。地人名称，事回穴数，载极见某皮某册某卷某篇行，语即中，是谓能人；萃昔贤往事，判黑白，摇笔纚纚千万言，某可据，某可勘，某不可凭，某宜斟，一篇中计叠简不胜举，使起昔贤往事亦镇，是谓能出。出人之际，精心卓识，分别部居，于诸儒所桥舌方皇者，引称首首如肉贯串丝在襦”。<sup>[138]</sup>俞正燮的博学强记，齐学裘有这样的评价，“《四库全书》以及道藏内典，皆在胸中。国初以来，名官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诵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sup>[139]</sup>张舜徽也称许说：“（俞）正燮在嘉道间，虽不为专经专史之学，而涉览浩博，一时无两。”<sup>[140]</sup>

俞正燮还是个好学不倦、以读书为乐的青衿学子。他一生大半时间在外地讲学、著述，“行路无休息”，<sup>[141]</sup>备尝艰辛，“终年羈旅，出必载书；午夜丹铅，手不释卷”，<sup>[142]</sup>如他在《文选自校本跋》中自述，“舟中读《文选》，所记烂然于眉上、行间，四十日始毕”<sup>[143]</sup>。不过常年与书为伴，也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如他在《旅兴》中写道：

局促真堪叹，矜持事转差。征鸿长是客，译楚若为家。壮志消书卷，闲愁阅岁华。梦中犹笑语，不分在天

涯。<sup>[11]</sup>

俞正燮一生“嗜书若渴”，<sup>[12]</sup>活到老学到老，直到临终前还在忙于写作。程绶石回忆说，道光十九年（按：时年俞正燮65岁），俞正燮主讲惜阴书院，“是时见先生目光炯然，形容甚瘠。案上手稿丛列，皆劝息心颐和养。别后数月，闻疾终于金陵寓馆。”<sup>[13]</sup>

读经史，应科考，登仕途，猎取功名，光宗耀祖，本是古代士人的共同理想和必经之路。不过俞正燮却不完全是这样，他不为流俗所困，对功名利禄比较淡泊，“居家事母，不乐仕进”，<sup>[14]</sup>但“为生计所迫更为科举时代大环境所裹挟”，<sup>[15]</sup>他人到中年后还是不得不去奔竞科场，一生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

第一次，道光元年（1821年），时年47的俞正燮由附监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举人。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俞理初乡试红卷”条有如下记载：

黟县俞理初正燮博学久困，道光辛巳（按：道光元年）江南乡试，监临苏抚某徇论十六同考官，谓某字号试卷必留意，盖红号试卷，外帘有名册可稽，故监临知之也。是科正主考为汤文端公金钊，副主考为熊遇泰，同考某呈荐于熊，并述监临之言。熊大怒曰：‘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遂接弃不阅。同考不敢再读，默然而退，以为卷既荐，吾无责焉矣。填榜日，监临主考各官毕集至公堂，中丞问两主司，某字号卷曾中式否？汤曰：‘吾未之见也。’熊莞尔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盐商之子耶？’监临曰：‘鄙人诚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县俞正燮，皖省积学之士，早有伦比者也。’熊爽然，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遂中式。

可见俞正燮参加乡试，一开始副主考熊遇泰以“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为由，将答卷“摈弃不阅”，后得知是“皖省积学之士”俞正燮的，就“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正燮此次考中举人，失而复得，实在是侥幸，而那位被撤卷的考生，则是极其不幸而遭黜落了。

第二次，道光二年，赴京参加会试，榜上无名。这次恩科会试，“总裁：尚书英和、汪廷珍、侍郎汤金钊、李宗昉。”<sup>[16]</sup>《俞理初年谱》“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岁”云：“入都会试。”<sup>[17]</sup>虽然俞正燮参加此次考试详情已不得而知，为何落榜也没有说法，但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曾去拜谒过主持上一年江南乡试的主考官，也是这次会试主考官之一的汤金钊，了解到自己当年中举的一些内情。戴熙《习苦斋笔记》中有《俞正燮》一则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先生为壬辰孝廉，尝告我曰：予

初次入都会试，遇副主考，则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谒正主考（汤金钊），则又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駭问其故，曰：“尔卷监临属副主考，宜细阅此卷，疑疑且怒，置不阅。揭晓日，先折尔卷，见黟县人，问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县俞某，则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则中矣！’其实我两人均未见尔文，故曰一读耳。”

不过，“查《年谱》，乡试中试在道光元年辛巳，笔记误作壬辰，又题名亦错写为俞廷燮”。<sup>[18]</sup>

第三次，道光十三年，年已59岁的俞正燮又一次参加会试。史载“三月丁丑。以大学士曹振镛为会试正考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阮元、兵部尚书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铭为副考官”。<sup>[19]</sup>

这次会试，阮元在考前就非常看好俞正燮，然而命运多舛的他再次名落孙山。关于这次春闱不第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俞正燮的试卷为曹振镛所汰。如张穆《癸巳存稿序》云：

越年春（依前文为道光十三年），仅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巨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彀矣！”闻文出，穆为效写官之役，经义、策问皆折衷群言，如读唐人《正义》、马氏《通考》，而汰其繁缚也。榜发，竟报罢。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之，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相束置高阁，仪征初未之见也。<sup>[20]</sup>

又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二云：

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曹文正、阮文达两公。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贖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搜摭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按之矣！”验之，果然。<sup>[21]</sup>

周作人对此有感而发说：“清季相传有做官六字口诀曰：多磕头，少说话。据云即此曹振镛所授也。有此见识，其为文正公也固宜，其摈斥俞理初亦正是当然耳。”<sup>[22]</sup>阮元此次会试力荐俞正燮未能如愿，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和曹振镛在取士用人标准上大异其趣。《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云：“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人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清史馆臣所言“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虽没有明说因何事不合，但从上述俞正燮落第之事看，他们二人不合之事就已不言自明了。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俞正燮会试“未中”是汪廷珍所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理初举于乡，数困公车。某科阮文达典会试，都下士走相贺曰：“理初登第矣！”王寂原礼部为同考官，得

一卷,惊喜曰:“此非理初不办。”亟荐之。是日文达适有小疾,未阅卷。副总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讲宋学,深疾汉学之迂诞,得礼部所荐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编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将发榜,文达料理试卷,论曰:“何不见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遗卷。礼部进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笔,已荐之汪公矣。”文达转诘,文端坚称不知。文达无如何,浩叹而已。榜后,理初谒礼部,礼部持之痛哭,折节与论友朋,不敢以师礼自居。<sup>[121]</sup>

此说虽为野史笔乘所载,影响却很大,广为学者所称引。然而这种说法是无中生有的,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汪廷珍一生曾两任会试总裁,除了前面提到道光二年之外,还有一次是在道光三年,“总裁:大学士曹振鏞、礼部尚书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户侍郎穆彰阿(鹤舫)”。<sup>[9]</sup> 而这两次会试,阮元都不在京城,更没有参与其事。至于阮元为主考、王藻为房考的道光十三年会试,汪廷珍既不可能是“副总裁”,更不会对俞正燮考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编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因为他早在道光七年(1827)就已经去世了。

时任房考王藻在《癸巳类稿序》云:

黟县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早已再典江南省试所得士也,与同门久而不相识。癸巳春闈,余忝于分校之役,得理初卷,异之,意其为皖省宿学无疑也。既又得徐卓萃生卷,二卷根抵相伯仲,同时并荐,萃生得隽而理初下策矣。比萃生来遇,询以皖省知名士,则首举理初。因撮阅文中一二语,趣萃生亟往询之,果理初也。

由此,他发出“萃生之与理初,遇不遇各有命”<sup>[122]</sup>的感叹。俞正燮此次的意外落第,不仅王藻百感交集,就是十年之后的阮元,与人谈起此事,“犹扼腕太息,有余恨……所惜者,国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sup>[120]</sup>

对于俞正燮“数困公车”的真正原因,除了前面提到曹振鏞所谓“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不喜欢考据文章之外,后人还有其它猜测之词。如前文所述,一是很可能和俞正燮的性介不苟流俗的性格有关,如陈东辉指出,“俞正燮的会试落第与他这种不与俗谐、特立独行的脾性不无关系。用现时流行的说法,可以称之为不受世俗牢笼的知识精英”;<sup>[12]</sup>二是更有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题内容有关,如萧篱父、许苏民认为:“俞正燮的情理观,多借发挥经义、就事论事来表达。《癸巳类稿》中有《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子恶德论》等文,分别对传统的‘节烈观’、‘七出’的道德戒律以及纳妾、强迫妇女裹足等罪恶的制度和习俗作了激烈的批判。仅由此看来,他的仕途不遇,并不是没有原因的。”<sup>[123]</sup>

总之,俞正燮怀才不遇,人到中年后才去参加科考,绝非情愿,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们共同奔走竞逐之人生道

途,只要有可能,都想去一试身手,冀希鲤跃龙门,俞正燮自然也不例外。”<sup>[14]</sup>

### 三、佣书为业,著作等身

俞正燮一生勤于治学,萃力经史,“读书过目不忘,书无不览,著作等身”。<sup>[127]</sup> 他从18岁开始著述后,至死不休,《俞理初先生年谱》云:“与句容王乔年同撰《阴律疑》,是为先生试行著述之始”。<sup>[128]</sup> 不久他开始离乡出游,《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俞正燮传》记载:“年二十余,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左氏后裔,正燮因作《丘明子孙姓氏考》、《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尤其是他“自留京以来,海内文学儒林之士,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宏巨书不自名者甚多”,<sup>[126]</sup> 如他“曾为张芥航河帅修《行水金鉴》,数月而成”。<sup>[127]</sup>

由此可见,由于俞正燮家境贫寒,加之科场困顿,从未做过一任小官,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谋食四方,“乞米书频负”,“南北饥驱,踪迹无定”,<sup>[127]</sup> 直到离开人世,终身为达官贵人编书校书,过着负笈佣书的生活。前人已指出:

俞正燮,心精力果,文章敏捷,海内文学之士,群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巨书,如《钦定左传读本》、《行水金鉴》及前果勇侯杨芳《六壬书》,多该举人校正,不肯署名。<sup>[124]</sup>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一生多在贫困中度过,年二十余即饥驱南北,旅店篝灯,蓬窗安砚,船唇马足,劳苦著述,以易粟米,故生平著述,除《癸巳类稿》249篇,《癸巳存稿》556篇外,其余著作,全由他人收买或托其代作,顶名出版,世间且不知此种作品亦为俞氏所著述。<sup>[125]</sup>

由于佣书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虽“手成官私巨书”,却是“借刻他人姓氏”,<sup>[128]</sup> 因而俞正燮所编校之书有些已无从知晓。现仅能考见的,据于石《俞正燮编纂与批校书目考》一文介绍,主要有:为大学士彭元瑞、编修刘凤浩撰辑《五代史记补注》;为时任会典馆总纂的户部给事中叶继雯编修《大清会典》;为湖南提督、果勇侯杨芳校正《六壬书》;为黟县知县吴甸华编纂《黟县志》;为户部侍郎程恩泽等校订《钦定春秋左传》;为南河总督张井编纂《续行水金鉴》;为礼部侍郎陈用光校订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为时任两湖总督的林则徐编纂《两湖通志》,并校订林氏先人的书稿;为时任吏部侍郎的祁雋藻校订《影宋本说文系传》、《三古六朝文目》;先后为时任山东督粮道的孙星衍编撰《古天文说》20卷,并辑校纬书。此外,还有《宋会要辑本》5卷,《校补海国记闻》2卷,编纂《说文》、《部纬》各

1卷,以及批校《书集传》、《文选》、《礼记集说》等等,总共有近20种之多。<sup>[124-25]</sup>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俞正燮著作除了《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各15卷,以及上述为他人佣书近20多种之外,还有他的《四养斋诗稿》。诗稿由他的侄子懋麟于咸丰二年(1852)刊行,程鸿沼《四养斋诗稿题记》云:“右诗三卷,俞理初夫子遗稿也。令子怀方属编目录,令侄伯申校字付梓而属识其后。夫子之诗,散佚多矣,此仅有存者。”<sup>[125]</sup>这篇题记所署时间为“咸丰二年三月朔”,则该书出版时间当在其后不久。

通考俞正燮的学术精神和治学特点,有三方面值得称道:一是心系国家盛衰、社稷安危,筹远通今,有着强烈的经世旨趣;二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尤其同情妇女;三是通经史百家,尤以考据见长,既博且杂,精益求精,而这些其实都和他佣书有着密切关联。正因此缘故,俞正燮才能方便出入大内府,查阅到大量的邸报与档案资料,且时常来往于官宦之家,耳闻目睹,更多了解到军国大事、时政要闻,以至“尤熟国家掌故”;<sup>[126]</sup>也因他身为佣工,来自社会底层,了解民众,才能对弱势群体寄予无限同情,从而“认识人权”,<sup>[127]</sup>提倡男女平等;还因编书校书之需,他熟谙典籍,“博综九流”,<sup>[128]</sup>从事文字训诂、名物解释、典制考索、史实纠谬,以及文献辨证、资料汇集,故而“长于局部考证”。<sup>[129]</sup>

于石说:“俞正燮是笔耕为养,佣书成材的学者,这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sup>[13]</sup>诸伟奇还进一步认为,“这种为人作嫁的佣书生涯,突显了像俞正燮这样出身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其学术能力、智力付出与现实学术地位的差异。然而俞正燮浩博的学识,正是发韧并成就于编校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其代表作《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便是其佣书心血的结晶”。<sup>[13]</sup>可以这么说,正是俞正燮一生佣书为业,成就了他清

代著名思想家、考据学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

总之,俞正燮个性鲜明,与众不同,他虽一生穷顿,颠沛流离,且怀才不遇,数困公车,只得寄人篱下,佣书为生,命运多坎坷,却能气定神闲,泰然处之,实为难得不易;尤其是他博通古今,好学深思,勤勉著述,嘉惠学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是值得尊敬。俞正燮不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称为人杰”<sup>[130]</sup>的布衣学者!

参考文献:

- [1]俞正燮全集:第三册[M].于石,马君骅,诸伟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5.
- [2]洪素野.皖南旅行记[M].桂林:中国旅行社,1944.
- [3]俞正燮全集:第二册[M].于石,马君骅,诸伟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5.
- [4]政协凤山区委员会,凤山历史文化研究会.凤山文史:第三辑[M].2006.
- [5]钟叔河.周作人文选(1937—1944)[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 [6]俞正燮全集:第一册[M].于石,马君骅,诸伟奇,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5.
- [7]诸伟奇.俞正燮及《俞正燮全集》的整理[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1).
- [8]福格.听雨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宣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0]陈东辉.中国近代启幕前夕的一位人杰——读《俞正燮全集》有感[J].安徽史学,2007,(1).
- [11]萧楚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 [12]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J].清华学报,1924,1(1).
- [13]于石.试论俞正燮[J].安徽大学学报,1998,(4).

责任编辑:曲晓红

## Comments on 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Yu Zhengxie

Yu Minhu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ollege Journal, Huaibei Normal College of Coal, Huaibei235000, China)

**Abstract:** Yu Zhengxie was a famous thinker and textologist living in the reign of Qing emperors Jiaqing and Daoguang. Poor as he was, he didn't mind. With a strong personality, he was maverick in the manner he got along with people. Even though he had no interest in securing an official position, he enjoyed reading and had to take imperial examinations for three times of which he failed twice. Under great pressure of life, he had to support his family by writing. His masterpieces include Kuisi Leigao and Kuisi Cungao.

**Key words:** Yu Zhengxie; textology; life; achievements

# 俞正燮生平学行述评

作者: [余敏辉](#), [Yu Minhui](#)  
作者单位: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 安徽, 淮北, 235000](#)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6)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3条)

1. 于石. [马君骅, 诸伟奇 俞正燮全集:第三册](#) 2005
2. [洪素野 皖南旅行记](#) 1944
3. 于石. [马君骅, 诸伟奇 俞正燮全集:第二册](#) 2005
4. [政协岚山区委员会, 岚山历史文化研究会 岚山文史:第三辑](#) 2006
5. [钟叔河 周作人文选\(1937-1944\)](#) 1995
6. 于石. [马君骅, 诸伟奇 俞正燮全集:第一册](#) 2005
7. [诸伟奇 俞正燮及《俞正燮全集》的整理\[期刊论文\]-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6(1)
8. [福格 听雨丛谈](#) 1984
9. [宣宗实录](#) 1986
10. [陈东辉 中国近代启幕前夕的一位人杰—读《俞正燮全集》有感](#) 2007(1)
11. [萧笈父, 许苏民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1995
12. [梁超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1924(1)
13. 于石 [试论俞正燮](#) 1998(4)

## 相似文献(2条)

1. 期刊论文 [余敏辉 俞正燮考据学研究述评—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 8(6)  
迄今为止,对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考据学成就进行研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方面,都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加强对俞正燮考据学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重大学术价值.
2. 期刊论文 [舒习龙, SHU Xi-long 理初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以俞正燮、程恩泽为例—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3(4)  
理初学派,是清代嘉道时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的创始人是皖派著名学者俞正燮.理初学派以俞正燮、程恩泽为首,其他核心成员有汪文台、汤球、程鸿诏等.该派在历史地理研究上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考据,但又能将考据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边疆地理学和地名学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为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6002.aspx](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6002.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f2e1c798-8a7d-454a-8ec7-9eb90103ca56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日